



古城荆州是我家。

生活感悟

最是烟火抚人心

□ 刘晓春

时光如梭,岁月无情。人到花甲,为生计漂泊在外半个世纪。万物都有尽头,唯有思念没有。不论走到哪里,也不管走多远,也割舍不了恋乡想家的情结。时过境迁,故乡的那些人、那些事,又涌上心头。

我的故乡在公安县埠河镇义和村,是我出生和童年生活的地方。为什么取名“义和”?据有关资料,主要是以此村居民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而命名。听老人说,“义和”过去叫“義和”,也与关公的“忠孝仁義礼智信”的人格品质一脉相承,体现了义气深重的人格魅力。因为靠谱,义和在外打拼的人都能结交一些好朋友,往往运气也不差。

怀着对家乡的情感和思念,前不久,约上“老表”,走进了历经数百年风雨的“安全区”。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,院子还是当年的院子,只是少了往日的生机。这些年,居民迁移,年轻人不断走出去,院里逐年空寂起来。几近荒芜的道路坑坑洼洼,墙头、老屋部分坍塌。有的大门“铁将军”显露出锈迹斑斑,有些房屋的墙壁斑驳陆离。不知名的植物从墙缝爬出,遮盖着一块残垣断壁,也遮盖了院里曾经的盎然生机。放眼望去,路上看不到多少行人。这些,都让人不禁想起沙市中山路曾经的繁荣与萧条。

令人欣慰的是:护堤上的“哨棚子”仍然存在,日复一日地坚守使命。护堤下的虎渡河依然温馨而缓缓流动着,持续不断滋养着一方水土。

犹记小学时,我读书的教室是为荆江分洪作准备的“蓄洪房”,称之为“建设房”,过去的学校用房早已不见了踪影,在那个艰苦年代算是物尽其用了。

那时的每个生产队都有宽阔的仓库,门前都有一片平整的道场,其功能超乎想象。农忙时,收获的农作

物都要经过道场太阳的晾晒才能找到最后的归宿;金秋时节,满场的稻谷、黄豆等在阳光下黄灿灿,卷帘上的棉花在日照下形成一片银白的世界;农闲时,空出的场地成为孩子们的玩耍的乐园,接电、老鹰捉小鸡(赶羊儿)是集体的项目,打陀螺、扇纸牌、跳房子等靠的是自学成才的小聪明。乐园里的孩子大多是汗流浹背、气喘吁吁、快乐无比。

稻场里最热闹的当属露天电影,这是村民的节日,也是生产队实力的象征。放映生产队用板车拖来放映设备,招待放映员是最高待遇,安排在队里吃住“拿得出手”的家里款待。天还没黑,大人小孩端上凳椅开始抢占有利位置,迟来者只能在后面站着或背上小孩看,有时人多会挤得水泄不通。《地道战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渡江侦察记》等是当红影片,看完一部影片要叨上好几天,乐此不疲。到外村看电影也是闻风而动,哪怕千山万水、披星戴月,也要前去一看,那不亚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精神,至今令人叹服!

人间烟火味,最抚凡人心。

在自给自足的年代里,院里的人们都是勤快理家的高手,房前喂鸡养鸭,房后种菜养猪是每家每户的日常,是一家人生活的依靠。每家的菜园里应季蔬菜种类繁多,豆角、西红柿、茄子、莴笋等应季成熟,成为每户人家的餐桌上的四季,八分瓜、甜瓜、乌瓜、菜瓜等瓜熟蒂落,成为大人小孩们都爱的时令水果。夕阳西下,黄昏笼罩,各家各户炊烟袅袅,记忆里的炊烟是母亲的声声呼唤,是飘着饭菜香的一缕悠然,是永远吹不散的脉脉温情。

愿历尽千帆,归来仍是少年!愿岁月静好,看淡世事繁华!

轻舟摇曳旧时光

□ 吴晓梅

我的家乡坐落于碧波荡漾的水畔,水路纵横交错,四通八达,如同天然的脉络,将这片土地与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。儿时的记忆里,船儿便是我们最常用的农具和交通工具,它们轻盈地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,载着我们驶向四面八方。

儿时,常见妈妈划着小船去干活。有一次,妈妈带着年幼的我去捞水草。上了小船,我看到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里便伸手去捞。妈妈微笑着,把我抱到船舱中的活水池前。她慢慢地取下一块盖板,清澈的水中出现了一片蓝天。随着盖板都被取掉,一朵朵白云也蹦跳到了水池里,调皮地跟我打着招呼。我惊讶地看着这神奇的一幕,满是欢喜。寻着小鱼游动,“摸着”云朵绵绵。池中的涟漪,像妈妈轻柔地安抚,温和舒适。小船里的天地虽不广阔,却藏着温柔的呵护与细心的引导。

妈妈的小船,带我见识天地,也带我穿过风雨。小学时,我每天要走两公里的田间小路去上学,遇上下雨,衣服经常被淋湿。有一天,雨下个不停,妈妈便用小船送我去上学。她用木板支起框架固定好,再覆上塑料膜。她又拎来一捆稻草,抓着草尾,拽掉多余的碎草,把处理干净的稻草整齐地铺到船舱里。从船中舱

香雾缭绕中的归宁

□ 杨洋

心情焦虑时,我会选一味香打个香囊,用香筷把炉里的底灰搅拌均匀,白色的底灰就好像散了一地的白雪。那样的随意却又那样的拘束,顺时针转两圈,逆时针再转两圈,随着搅拌的动作,原本还随意的白雪变得活跃起来,时而出现一个漩涡,时而又象一座火山。待到搅拌均匀时,慢慢沿着炉壁把底灰压平,就好像叠峦起伏的群山被一股无形力量压平而不能反抗。这一刻,心,平静了。

香不仅静心,还能寄予相思,记得姥姥家邻居是一对小夫妻,先生是海员,经常出海很少在家,留下妻子独自守候在家中。她家院子里种着一排葡萄藤,妻子时常会坐在藤下看书。当先生不在家时,她总会点一炉香望着海的方向,迎着微风,能闻到淡淡的檀木香。当先生归家时,在若隐若现的轻烟中,他们轻轻拥抱在一起,我看到她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在古代,篆香不只用来日常生活中,还可以馈赠亲友。苏轼对香道亦是情有独钟,他曾精心雕琢一批香篆,或是寓意吉祥的福字,或是代表高洁的梅花,每一个造型都很精细别致。苏轼将香篆赠予黄庭坚,只希望友人在忙碌之余,点燃一炷,便可沉浸于

宁静与雅致之中,两人的友谊也在烟雾缭绕中愈发深厚。

李清照在想念赵明诚时,会点燃一炷香,挽起衣袖立于案边,执笔写着对赵明诚的思念之情。在香气的陪伴下,她执笔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有一次,在她手腕轻转、衣袖飘动时,不小心衣袖覆到篆香上,瞬间烧出一个洞。李清照看见心爱的衣袖遭受了无法挽回的伤害,心中很是懊恼,衣袖上难以修复的焦痕,如同她对夫君的惦念。于是,她再次点燃一炷香,让香气伴随着她的思念,缓缓飘向远方。

现代人也同样对香有深深的迷恋,如同在舞台上,杨丽萍在跳《雀之灵》时,仿佛一只优雅的孔雀在丛林中自由漫步,而每次上台前她都会点燃一支沉香,在清幽的香气中静坐片刻,平复她内心的焦虑。袅袅沉香让她的舞蹈更有灵性,伴随着她跳出静谧的森林、绚烂的花朵和浪漫的孔雀,还有大自然的和谐与美好。

香,不仅是燃烧的烟火,更是心灵的寄托。在香雾缭绕中,寻找内心的归宁,在袅袅烟雾中,诉说着无尽的故事。当所有焦虑与纷扰都消散在青烟中时,才能体会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和谐。

诗和远方

七绝·荆州三景

□ 石孝军

熊家冢

几多风月入坟堂,隐没盈天轩驾旁。
无限江山埋地底,千秋楚韵一方坑。

三袁墓

除弊谋新立漫溯,性灵独抒蔚然观。
一门三杰开流派,故土垂杨护玉雷。

张飞田

左公借重猛张飞,值守屯田细入微。
青翠千年无杂草,始知此地有光辉。

七律二首

□ 孙斌

春回长湖

棹上青云鱼入洋,桃红柳绿野禽鸣。
天飞细雨添春色,路转斜阳散落英。
拾翠清人无俗韵,踏花戏蝶有春声。
衔香燕子梁间唱,月下杯中全是情。

酥雨纷飞

酥雨纷飞天地华,溪头云岭绿枝丫。
野翁原上饭牛笛,渔父池边控鲤虾。
远眺长湖横白鹭,静闻曲涧落青蛙。
犁耙水响桃花里,一片和煦好韵夸。

书籍

□ 党锐强

一排排昂首挺立

高低起伏,恰似山峦隆起的脊骨

或是许久未动吧

上方蒙上了一层浮尘

不远处斜倚的曲调

在有限的空虚里

轻踱脚步,袅袅环绕

填充着孤寂。在毫无生机的房内徘徊

书籍缄默不言,静静地感悟

被抚摸抑或呵护的快乐

一支铅笔,蓄势待发

陪伴在咫尺之侧

它似乎也触摸到了

一颗颗火热澎湃的心动

平淡无奇的生活里

所藏匿的纷繁思绪啊

记录、规整、反复校正……

悉数被排列成厚重的典秩

为人类蓄积,有关生活的丰富内涵

哀歌

□ 张泽雄

一

那年,大姑还待字闺中

牵着我的小手,去屋外迎她心上人
这个场景,似在昨天。人这一生
梦见了什么,已不重要。现在

大姑父数度中风,身体

进入风烛残年,他的一生快要用完
每次听见鞭炮声,我心里

就一阵发紧。大姑身体还算硬朗

去年五月去看他们,大姑像在说别人

说他们的墓家,在老屋修好了
找同族兄弟帮的忙,材料人工花了一
万五,墓碑上的字

也找人刻好,只是空了几处

待百年后再补上……一年的时光
短暂又漫长,我在微信上有意无意的
与旅居他乡的表弟邂逅

知道他们还好好的。老屋的墓一
直空着

像在等他们

把人世间的日子过完

二

该我轮班陪大姑了

大姑说,你一个顶俩

表弟海兵海波,刚被她折腾起来

说他们睡着了,她走路了
都不知道,别人会说坏话的
大姑说喝水,我给她倒水,冷热兑凉

大姑说背疼要捶一下

我给她捶背,三分钟后说好了
大姑睡着,开始梦话连篇

我竖着耳朵也没听清

大姑醒来说要小便,我便伺候

大姑说把夹被子盖上,我给她盖好

大姑说你冷不冷,我说不冷

大姑说,你来靠我睡

你就不冷了

最后的一点体温,她还要给我

三

世界上又一个最爱我的人

没有了。大姑

我们在同一朵积雨云里
汲水、打伞

在同一棵树上抽枝展叶

又在这棵树下乘凉。在同一口锅里会勺

又用同一只碗盛饭

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

使用同一个姓氏,在世上行走

你的臂弯,接纳过我幼小的身躯。而我

只给了你一个漫不经心又

不由分说的背影。如果你是一条大河

我想做河里的泥沙

终日淤积在你的港湾……

心情随笔

每当油菜花盛开之际,我都会回故乡踏青。从小在江边长大的我,总对油菜花情有独钟。

驱车来到江堤,放眼望去,春来江水绿如蓝,一派旖旎。观近处,江滩如画、景色宜人。再眺远处,山长水阔、帆船点点,偶有鸟儿江上过,更添灵动妙趣间。还有点金黄的油菜花若隐若现。沿江堤前行,江水渐近,金黄更现。一会儿工夫,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浮现在我眼前。顷刻间,它绚丽的色泽,热烈的芬芳已将我团团围住。在江水的灌溉下,这片土地显然已比往年肥沃,这是春天对这一方福田的馈赠。

我停下车,走进油菜花田。贴近这些油菜花的时候,会发现它们美得不同寻常。油菜花的花茎柔软,但笔挺直立,精神抖擞。花形朴素,却向阳开放,爽朗豪气。它们簇簇相拥,尽情绽放。阳光下,每一朵都璀璨耀眼,明艳动人。微风拂过,那沁人的芳香不仅萦绕在我的额前颈后,还直入我的肺腑,久久不散。我抬头远望,看到金灿灿的油菜花层层叠叠,铺展开来,在春风中翻涌奔腾,形成一片金色的花海。而我澎湃的心也随着花海跌宕起伏,不禁心生灿烂、欣喜连连。

此刻,还有那“油菜花开满地黄,田间蝶舞蜜蜂忙;清风吹拂金波涌,飘逸醉人浓郁香。”的诗意美景,让我陶醉不已。

小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常在油菜花田里玩耍。我们追逐、疯跑,跌跌撞撞,而油菜花也似在亲切地涌向我们。即使我们偶尔跌倒,油菜花依然直挺挺立着,似在向我们微笑示意。后来,我渐渐长大,知道了每年油菜花何时长出花苞,何时成片绽放,何时花落结籽,何时菜籽成熟。油菜籽成熟后,家人就会用它榨出菜籽油,作为炒菜的原料。那股独特的清香,至今记忆犹新。想到这里,我才觉得这遍地金黄的油菜花不仅是一道壮美的花事,更是一份乡间情怀。

故乡的油菜花密密匝匝伫立在江岸,绵延出一望无际的奢华。江有多辽阔,花就有多繁茂。现在,故乡的油菜种植面积已达百万亩。汉江两岸,目光所及全是油菜花田。随着菜籽产量的提升,油菜花、油菜籽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被充分挖掘出来。这满目的油菜花,便是故乡人民在田间地头种下的丰收愿景。

故乡的春天,因为有了油菜花而春意盎然、生机勃勃、底蕴深厚。

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走过漫长的寒冬,一切都像刚打了盹儿后悠悠醒来。麦田碧畴返青,小草原绿满坡,几阵春风,几场春雨,一切都萌动且精神起来。

每天吃饭前和放学后,我们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,带上竹篮和小铲,捎上春天明媚的心情,一群喜欢撒野的孩子们,一路欢歌笑语,走向田野挖野菜去。东一棵藏在麦垄间的荠菜,带着盈盈露珠,西一棵在路边草从里的灰灰菜,等待着被发现。还有那肥嘟嘟的马兰头、细嫩的蒲公英,很快竹篮里渐多的野菜,让我们获得欣喜和快乐。

回到家里,母亲总会搬个小马扎,就着门口和煦的阳光,一棵一棵把所获的野菜择干净。接着淘洗、滤水,剩下的只是选择吃法了。我家的吃法也不复杂,直接把滤好水的野菜放到盆里,和上米粉,搅拌均匀后用勺子一勺一勺地放进烧开的水中,出锅后就形成了野菜疙瘩,放入少许的香油拌匀即可食用,那香味沁人心脾。

星期六的晚上,母亲会对二姐和我说,明天不上学带上竹篮和铲锹,挖野菜去吧!那是最为开心的时刻,可以边寻野菜边玩耍了。田野里有春风,有小鸟,有清澈的小河。在田间地头,在林间洼地,在朝阳河坡,二姐找到的野菜最多,我寻到的较少。在二姐的训斥声中,淘气的我刚从一只小鸟的身上回过神来,又转而摆弄野花野草去了。不管挖到的野菜有多少,在袅袅炊烟升起时,村头的桥口处,都会传来母亲叫我们回家吃饭的呼唤声。

一天下来,自然挖回数量不少的野菜,母亲总是变着法子的制作出鲜美可口的野菜来。灰灰菜的嫩叶子特别适合用来做蒜蓉凉拌,吃起来清新鲜口,母亲不光是烧汤,还用灰灰菜做煎饼吃,口感清香,闻到它的香味就让人口水直流。

凉拌马兰头是个简单又能保持食物原味的方法,母亲总是把马兰头的嫩芽焯过水之后,搁点儿调料拌一下,那种大自然赋予的清新口感就出来了!口中咀嚼微微甘甜还有那么一点苦涩的味道。

荠菜是农家餐桌上必不可少野菜,不仅煮粥、煮饭,还可以炒着吃,烧汤吃。至于把荠菜切碎,和炒散的鸡蛋放一起调馅,包成春卷油炸的吃法,是后来进了城生活才知晓的。说实话,就是那时知道这种吃法,也是条件不容许的。

当然,乡村人春之鲜,还有椿芽和榆钱。椿芽,更是时令春鲜,春忙疏忽,转眼间,椿叶长大,不仅香味无存,也不鲜嫩了,香椿只能是叶为芽状时吃才最为肥美。榆钱则是浅黄嫩绿时,为最佳采摘期,此刻最为鲜嫩清甜。初春时节,父亲在院内用钩子采椿芽,我们在门口榆树上将榆钱的场景,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

肖婷没事时喜欢独自待在阳台上发愣。阳台正对着一条宽阔的马路,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正在长出新叶。新叶翠绿得清脆,西沉的大阳光折射出耀眼的光芒,仿佛一圈五彩的光晕环抱着。

她对植物既惋惜又羡慕。惋惜植物生根就是一辈子,如果没有人为的移栽,一辈子看到的是同样的一片天同样的一片地,那得多单调多无奈。尽管枝叶能向阳尽情地伸展,但埋在地底的根永远在黑暗中匍匐前行,为了获得更多的营养资源,不得不向更黑更深处蔓延。当然,她更羡慕着植物每年有一个春天。无论法国梧桐在寒冬里凋零得光秃秃,仿佛是已然垂暮得要死去的老者,只要春天一到,立即青春再现,活力四射,宛如衰老从没来过,这是大自然多么神奇又多么自愈的馈赠啊!

肖婷仍然发着呆,一只云雀飞上枝头,路上行人匆匆而过,正是孩子们放学的时辰。云雀、行人从来是两个世界,互不惊扰,就像星辰和大海,只有在摄影师的眼里,才是神赐予的美景。

云雀唱出婉转的歌,不一会儿,从四面飞来五六只云雀,叽叽喳喳地说着它们的话语。春天顿时鲜活了起来。梧桐树也鲜活了起来。是否,正因为每年有了春天,法国梧桐才不畏惧秋风的无情、寒冬的苦涩?不惧怕黑暗的侵袭、深处的未知?还是每年经历一次重生,抱着一颗劫后重生的感恩?

肖婷望着眼前的法国梧桐,在云雀的欢唱声中,眼里发出敬畏的复杂的光,离得最近的法国梧桐仿佛感受到了她此刻的心境,一阵轻风吹来,树叶轻轻地向她点头微笑。笑容是舒展的、宁静的。

可人毕竟不是植物!长出的白发不会因为春天而返黑,脸上的褶皱不会因为春天而饱满消失……衰老的心不会因为春天而返回纯真!

正感慨着,一位老人进入肖婷的视线。不远处,人行道上,在法国梧桐的树荫里,放着一个垃圾桶。老人手提垃圾袋,步履蹒跚地向垃圾桶靠近。垃圾桶四周流着剩饭剩菜腐烂的污水。肖婷每每上班经过,都不自觉地绕得老远。老人选择能落脚、稍微干净点的地走近垃圾桶。

矿泉水瓶、易拉罐,还有几本书,看来小有收获!老人把书握在手里,没像丢矿泉水瓶、易拉罐那样随意扔进垃圾袋,而是用袖子仔仔细细地把书上的污水摸干,仿佛拾得了宝贝。这是几本比较新的书,因离二楼的阳台有一段距离,肖婷看不清是什么书。

老人用一只手把书紧紧抱在怀里,另一只手吃力地拎起垃圾袋,背在肩上,微弓着腰,走出肖婷的视野。在离开时,她清楚地看见老人是一张铺满皱纹,但与手和衣服不协调,透有几分清秀的脸。

唉!这位老人正在经历,或曾经经历过什么?如果给老人一个重新来过、崭新的人生,就像法国梧桐每年有一个崭新的春天,那她的人生将会是如何呢?

春光灿烂挖野菜

□ 许佳荣

春天交响乐

□ 胡小琴